

神探韩峰系列

# 惊天奇案

《藏地密码》百万版权作者何马重磅推出《惊天奇案》

# 惊天奇案

惊天 传说中的三千七百亿大案难觅元凶  
奇案 七位银行董事先后神秘惨死谁是罪魁

何马◎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# 惊天 奇案

何马◎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惊天奇案 / 何马著. —北京: 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80223-425-3

I. 惊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7604 号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发行部电话:(010)52606692 52606693

编辑室电话:(010)52606690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sanxiaz@sina.com

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170×240 毫米 1/16 印张:21.5

字数:440 千

ISBN978-7-80223-425-3 定价:28.00 元

# 惊天奇案

JINGTIANQIQIAN

## 目 录

- 楔子 001
- 第一章 侦探韩峰 002
- 第二章 重案组成立 012
- 第三章 黑网之谜 023
- 第四章 林夫人 038
- 第五章 丁律师 048
- 第六章 抓不住证据的凶手 060
- 第七章 C计划序章 070
- 第八章 神秘矿场 084
- 第九章 C计划 097
- 第十章 韩峰式审讯 111
- 第十一章 陷阱 121
- 第十二章 新线索 135
- 第十三章 天涯海角 149
- 第十四章 又起车祸 160
- 第十五章 察言观色 173
- 第十六章 七宗罪 186
- 第十七章 步步为营 198
- 第十八章 激战 211
- 第十九章 无关的命案 221
- 第二十章 内奸一 230
- 第二十一章 战斗 244
- 第二十二章 危局 255
- 第二十三章 内奸二 269
- 第二十四章 离奇死亡 280
- 第二十五章 结案 292
- 后记 334

## 楔子

深夜一点，大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地闪着。吴志光眼皮直打架，却还得硬撑着，没办法，谁叫他拉了一卡车钢材呢？货很急，必须在早上七点前送到，可偏偏碰到个好哥们，没办法，说什么也要去喝一杯。

货车驶进城里，当时街上空荡荡的，吴志光就在半醉半醒间将油门一踩到底。突然，前面跳出一个黑影，横在路中间！吴志光虽然有几分酒意，却还能看清，那是一个人！他心中一惊，酒也醒了一半，左边有条小巷，他本能地拐了进去。

进了小巷，吴志光更是大惊，小巷里也有个人急急走来。刹车，紧急刹车！吴志光只感到车身微微一震，好像一个东西被撞得飞了出去。吴志光下车一看，一个人血肉模糊，躺在了地上。吴志光伸手一探，没气了！他慌了，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摸出来，一看，哎呀，喝醉酒，竟然错拿了兄弟的手机。管它呢，先报120吧，一按键，没电了！

吴志光气得直跺脚，今天是不是撞了鬼，怎么就这么倒霉啊？他突然想起，刚才转角处有个公用电话亭，他马上朝转角处跑去……

## 第一章 ◎ 侦探韩峰

冷镜寒虽然才五十左右年纪，头发却有些花白。此刻，这位人称“白额金睛虎”的刑侦处处长正朝一条小巷走去。他身形很高大，走路也比常人快了许多。

小巷中间，有处干净门面，挂了发廊招牌，现在是午后，生意不怎么好，几个小姐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。冷镜寒门也没敲就径直走了进去。刑侦处处长也来这种地方，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，可他进去了，而且里面的小姐似乎还和他很熟，看他来了，冷冷地招呼道：“冷处长，又来啦。”

冷镜寒问坐在西侧叼烟的中年女人：“他在么？”

这女人是老板娘，姓屈，单名一个燕字，她无奈地道：“在，还没起床呢。”

冷镜寒“哦”了一声，就准备向里屋走去。屈燕却提醒他：“冷处长，他可有好一段日子没付房租了。”

冷镜寒尴尬地笑笑，拿出三百元钱，递到老板娘手上，“先垫上，其余的以后付。”

老板娘收过钱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冷镜寒这才走进去。冷镜寒从厨房后面上了小楼梯，第二层全是木板架起来的，老式的木门木窗，看上去就像随时会塌的样子。冷镜寒来到左边第三间木屋，门没锁，木柱上钉了巴掌大小的一块木板，上面用蝇头小字写着：“韩氏侦探所”。这几个字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不仔细看根本无法辨认。

冷镜寒推开破旧的木门，老木门发出“吱嘎”的声音，十分难听，屋里一股扑鼻的臭味。冷镜寒拨了拨头发上的蜘蛛网，只见肮脏的被褥下粗现人形，床上满满的全是书，都被翻得像废品收购站里的扎捆旧报纸了。

冷镜寒实在不敢用手去揭被子，他用脚踢了踢被子里的人，“喂！起来！有案子！”

“唔——还要睡一下。”被子掀开一角，露出一个鸡窝似的头。

“兄弟，何必这么懒，你随便做什么，早就是富翁了！”冷镜寒说着用脚把被子钩走。

被子下的人只穿了一条内裤，身体又长又瘦，可见肋骨，蓬头垢面，不用化妆也像标准的乞丐。他伸伸懒腰，坐了起来，小心地抖了抖墙角的铺盖，几只蟑螂一哄而散。他拾起地上的一双拖鞋穿上，站了起来。冷镜寒身高一米八三，可这个瘦人，比冷镜寒只高不矮，两只手臂加起来还没有冷镜寒一只手臂粗，腰身还没冷镜寒的大腿粗。他面容邈邈，但两道剑眉下，却有一双明澈的眼睛。他摸着薄得像纸的腹部，对冷镜寒道：“饿了。”

冷镜寒点头道：“走走走，穿好衣服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瘦人眨巴眨巴眼睛，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对冷镜寒道：“等等，哈——”说着又打了个哈欠，“啪嗒啪嗒”走下楼去了。

冷镜寒走了几步，木地板发出“吱呀”的声音，好像随时都有破个大洞的危险。冷镜寒推开木窗户，一股热浪袭来，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巷内的情况。阳光透进来，冷镜寒环视着木屋：老木床，破的，一只床脚用几本厚书垫着；木茶几，破的，茶几上的大洞用一卷书塞着；三个木凳，没有一个可以坐人。冷镜寒心痛地想：“本是个天才，就因为太懒，才落得这般光景，这何苦呢！”

瘦人洗了把脸，露出少年青春的气息，怎么看也不会超过二十岁，那双漆黑的大眼睛更是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，只是洗过的脸是白的，身体其他部位却透着泥灰色。他揩着鼻涕，走出来，问屈燕：“燕姐，我的衣服呢？”

屈燕道：“韩峰，有案子了？你终于有案子了？肯定是大案吧？祝开业顺利！”

“每次找我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。”韩峰边走边嘟囔。

屈燕向里屋走去，小走廊上有三间按摩房，她进了其中一间，暗想：“人家来找你就不错了。”韩峰自己没衣服，每次来发廊按摩的客人脱下衣服，他便拿去穿，次数多了，居然找到几件合身的，屈燕特地给他留着。

西餐厅，韩峰嘴里塞满了汉堡包，才问冷镜寒：“什么案子？”

“昨晚，有人开车撞死了一个人。”

“你脑袋长草啊，这是交警的事，与你们刑侦处有什么相干？”

冷镜寒知道韩峰的脾气，道：“你别急，别急，慢慢听我说。是这样的，那名司机撞人后，自己报了警，现在问题来自那个被撞死的人。那人叫梁兴盛，是一家私企老板，他的企业刚刚申请破产。”

韩峰冷笑道：“噢，这样说来，那名老板刚刚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咯？”

“正是，梁兴盛的企业破产前，他给自己买了一千多元的意外伤害险。”

韩峰讥笑道：“一千多元？”

“嗯，别小看一千多元，发生意外身故时，最高赔付额可高达五十万。”

韩峰抖了抖衣领，“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保险公司怀疑他故意制造意外骗保？”他向门口走去，走过了付款柜台。

冷镜寒在后面问道：“喂，你去不去看看？”说完抄起手，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替你付钱的样子。

韩峰摇头哼道：“小案。不去！”

冷镜寒跟了出来，柜台小姐连忙喊：“喂，先生，你们还没付钱呢。”冷镜寒不吱声。

小姐拦住韩峰，“先生，你还未付钱呢。”

“钱？”韩峰白眼一翻。

冷镜寒在一旁冷眼睨视，心道：“大家都看见东西是你韩峰点的，也是你韩峰吃的，看你小子怎么收场。”

韩峰出来之前，从老板娘那里拿了一件大风衣，往身上一裹，里面什么都没穿，露出两条长满毛的细腿，十足像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。此刻他被拦在快餐店门口，口袋里空空如也，他想了想，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吓得那位小姐尖叫起来，同时用手捂住了眼睛。冷镜寒也惊出一身冷汗。原来，韩峰突然把风衣张开了，那小姐尖叫之后，他又把风衣合上，看到服务员小姐满面窘色，他得意地仰天哈哈大笑，“我吃了你的汉堡包，你也看了我的身体。现在我们扯平了，谁也不亏欠谁。”

冷镜寒忙递给她一张五十元钞票，急急说了句：“不用找了。”拉着韩峰就跑。

韩峰跑了几步，停下来，道：“没别的事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哈——”又是一个哈欠。

“唉，看来只有辜负潘小姐所托了。”冷镜寒只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。

韩峰停了停，问：“潘小姐？”

冷镜寒这才慢吞吞地道：“不错，潘小姐就是负责这起保单的经理，也是我朋友的女儿，我一直把她当亲侄女。这次她怀疑梁兴盛骗保，就特意来找我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不好直接出面，所以就想转托给你。本来他们保险公司有自己的调查员，潘小姐只是想，由我们出面，会调查得更细致些。”

韩峰啧啧道：“潘小姐——多大年纪了？”

冷镜寒忍住笑，道：“人家刚刚大学毕业，今年二十一，那么水灵的一位姑娘，居然还没找男朋友，可真是有些奇怪。”

韩峰的眼睛放出夺目的光彩，反复问：“漂亮吗？很漂亮吗？”

“绝对的美女。”

“那可以考虑考虑。”

“你的原则呢？”

“唉，这不是我的错。雄性荷尔蒙总是让我无法克制。这是生理问题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。这不是违反原则，这是顺应自然。”

他们先去了现场。韩峰要是得到案子，都是第一时间赶去现场。对于这个案子，虽然已不是第一时间了，但能早一分钟到现场，就有早一分钟的好处。这是韩峰的至理名言。

因为是城中交通要道，车辆早已恢复通行，只是地上有依稀残留的血迹。韩峰四处打量，看看周围的地形，取了些混有血迹的灰尘，又爬上街角的电线杆张望，最后来到街对面，一家服装店正在换门口玻璃橱窗上的玻璃。

韩峰问道：“怎么？被砸烂了？”

那胖老板回答：“是啊，那些小偷太可恶了，把我的橱窗砸烂了。这些玻璃可贵了。”



“衣服有没有丢？”韩峰问。

老板挠挠头道：“衣服倒是没有少，多半是惊动了别的人，把小偷吓跑了。”韩峰小心地把一块带有血迹的玻璃碎片包好，收了起来。

韩峰又问了几句，对冷镜寒说：“好了，我们去看那个卡车司机。”

吴志光还在二十四小时拘留中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。真是倒霉透了，半夜开车居然会撞到两个人，更糟糕的是，他酒精测试超标，这事故恐怕要将他下半生赔进去了。

冷镜寒给交通部门的人打了个招呼，带着韩峰进去了。

韩峰把笔录粗粗一看，扔在一旁，说：“我要重新问。”记录员陈思只好去安排。

韩峰问：“你说昨晚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至两点，到底是一点还是两点呢？”

吴志光颓然，“我怎么知道，我离开酒店是十一点，出事时已开了很久的车了。”

陈思补充说：“120 是一点四十九分到车祸现场的。”

韩峰眼一横，“我又没问你！”陈思脸色一青。吴志光倒是对韩峰有了好感，昨天晚上到现在，自己都被这个记录员折磨着，早就想找个机会骂骂这小子了。

韩峰又问：“你说看到一个人突然跳出来，你来不及刹车，才拐弯进小巷的？”

吴志光点头。韩峰接着问：“那么你拐进小巷撞了人之后，那个突然跳出来的人肯定是第一目击证人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对啊，当时我没注意，现在想想，那人突然出现，后来就不见了。”吴志光好不疑惑。

韩峰拿起笔录报告，看了看，问：“你车上的钢材，是从哪里运来的？”

“从 T 市成安钢厂运来的。我赶着送到恒安矿业有限公司去呢。”

韩峰掐指算道：“T 市过来的？那你不是已经开了近十个小时的车了？就你一个人？恒安矿业公司？是个矿场吧？送到那里去做什么？”

冷镜寒解释说：“恒安矿业公司有个特种钢加工厂，生产提炼高档钢材的。”

吴志光道：“因为赶得快，所以在天黑前碰到我那朋友，才有时间去喝一杯嘛。”

韩峰转动眼珠，“陪你喝酒的那个朋友，你们有多久没见面了？”

“很久了，我都没想到，居然会突然遇到他。”

“他也是开车的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”

“你们喝了多少酒？”

“不知道，少说也有一打啤酒，而且每人还喝了半斤二锅头。”

韩峰“哦”了一声，听他接着往下说。谈了足足一小时，冷、韩二人才动身去找潘小姐。

三人在咖啡厅见了面，冷镜寒介绍道：“潘可欣，潘小姐。这位是名侦探韩峰。”

潘小姐双眉如柳，一双大眼睛，那张脸只能用“天使”来形容，这样纯洁的脸，简直就是

上帝完美的杰作。潘小姐身材也很不错，就是稍微矮了点，估计不到一米六，韩峰和她比起来显得太高了。她的头发短短的，韩峰不太喜欢短头发的女子。韩峰盯住她的胸部，好家伙，至少D罩杯。潘可欣腼腆地低了低头。潘可欣已是第五次低头了，稍有德行的人都会自觉收起目光。可韩峰不，他的眼睛像狼，盯住猎物就绝不放过；更像剪刀，潘小姐的衣服在他眼中早已被咔嚓几下剪掉了。“咳咳。”冷镜寒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咳嗽两声让韩峰注意。

冷镜寒作为潘可欣的长辈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他寒暄了几句，就准备撤退。“嗯，你们都认识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。可欣啊，你放心，如果是梁兴盛骗保，这位韩大侦探一定会发现他的花招。伯父就先走一步了。你们慢慢聊。”他大步离开咖啡厅，感觉是把潘可欣交到了狼嘴里，略微有些歉意。

潘可欣问道：“不知道韩大侦探发现了什么破绽没有？”

“你可以叫我韩峰，或者叫我阿峰，我也可以叫你欣儿。大家谈话不用那么拘束。说实话，我对这起事故的了解还不是很多，我需要更多更详细的信息。或许你能帮我。”

“哦，那你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？”

“我想去看看被害者家属！”

潘可欣霍然起立，声色一变：“难道现场没有什么破绽吗？难道那司机说得不够详细吗？其实，我们自己的调查员也能查到线索，只是考虑到你们获取资料方便些。若梁兴盛要骗保，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，与他的家属有什么关系？”

韩峰看着潘可欣的身体曲线，却去想别的事，他心中疑惑：“奇怪，为什么一提被害者家属她就如此激动？好像我一看见被害者家属就一定不会帮她了一样。”

下湾开发区，原本是市里最大的一片规划开发区，被某巨型开发商承包规划修建。谁知道，建至一半，便有人举报，开发商大量使用劣质钢材和水泥。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，开发集团的负责人携巨款潜逃，开发区里留下大片的烂尾楼。市里也想重新开发，可一直没人敢接，一方面要大量的投资，而另一方面要将原来的楼房全部爆破，算完这笔费用，就没有多少利润了。当时正值市政府换届，于是开发区的事就拖了下来，一拖便是六年。

这六年里，那些房屋就成了流浪汉、拾荒者、乞丐们的栖身之所。人越聚越多，很快楼房便住不下了，楼房周围就有了用木板搭建的小房间。一进开发区，便闻到恶臭、腐朽而令人作呕的气息。

车开到下湾开发区附近，那路几乎就不能通车了。他们下车时，不少衣衫褴褛的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，韩峰还以为自己到了丐帮的地盘呢。果然，韩峰第一眼看到梁兴盛的家属心就软了。他惊叹这座城市里，居然还有可以和他住的地方媲美的住所。不足十平方米的破木屋，除了一张床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梁兴盛的妻子卢芳和她的儿子梁小童就挤在这破旧的小屋内。韩峰大吃一惊，就算再不济，毕竟梁兴盛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他

的家怎会破落到这种地步。询问后才知道，原来，梁兴盛早年得意时，养了个情人，回家经常打骂妻儿。梁妻一怒之下，带着儿子离开了梁家。没多久，梁的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，而他的情人把他的积蓄榨干后，不辞而别，梁兴盛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。

梁妻文化不高，城里也没有亲戚，只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；梁小童今年十岁，平日便与妈妈一起捡垃圾，靠微薄的收入继续读书。

韩峰被感动了。五十万数字不大，但无疑足够改变这两母子的生活。潘可欣愤愤地道：“虽然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，但一桩是一桩。我私人都可以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他们，但是如果确认梁兴盛是骗保，我们公司是一分钱都不会赔的。”

韩峰看着破旧的四壁，又看看卢芳，她的衣服很旧，但是很干净，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正有股成熟女人的味道，身材绝不比潘可欣差。谈话中，卢芳一直嘤嘤抽泣，不过这样子倒也令人爱怜。梁小童，头发黑而浓密，那短发就如钢针扎在头上，眉毛几乎连成一字，尘埃遮不住稚气的脸庞。他咬着牙一直没哭，眼睛里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。当韩峰问他时，他答道：“他不是我爸爸，我没这样的父亲。”卢芳边骂梁小童，边抱着小童哭。

韩峰看了梁小童一眼，觉得这个小孩很不寻常。“或许，这就是命运对一个人的改变吧。拥有这样一个童年，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？”

离开时，韩峰叹息道：“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管他犯了多大的过错，都随着他而去了。何况，说不定，他还为你们留下了一些惊喜呢。”

卢芳还想问什么，韩峰与潘可欣却匆匆走了。潘可欣道：“现在你见过死者家属了，说吧，你都查到些什么？”

“很抱歉，潘小姐，我觉得这确实是一起事故，意外事故。”

潘可欣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好！我们会派自己的调查员去查。”说完，不再理韩峰，径直走了。韩峰回想着，卢芳身上的体香清新淳朴，这可是潘可欣身上那些香水味比不上的。

事后冷镜寒又来找过韩峰一次，韩峰一口咬定就是意外事故。冷镜寒走后，他微微一笑，他喜欢做决策者，这起事故有破绽，有大大的破绽，可是只要他不说，那些调查员什么也查不到。那对孤儿寡母太可怜了，保险公司有的是钱，赔人家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？韩峰又想了想，对自己的做法非常赞同，他满意地笑了。

韩峰以为，自己得罪了潘小姐，她不会再来找自己了。可是他没想到，三天后，潘小姐通过冷镜寒，邀请他去参加一个酒会，说是赔礼道歉。本来韩峰不愿意去，可是一想潘小姐的身姿，他也就欣然接受了。

韩峰没想到居然是一个高档晚宴，他从冷镜寒那里拿来的那套西服实在不入流，还没有人家侍者穿得好。来来往往都是贵宾，都是常在电视上出现的人物，还有不少老外，没有一个人认识韩峰，也没有人理他。潘可欣穿了套紧身绸缎晚礼服，露背至腰，更将身体的曲线勾勒如画，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，使她勉强能与韩峰肩头平齐。她手执

香槟，来到韩峰身边，微微一笑，“韩大侦探，好像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哦。”

韩峰本是个豪放浪子，来到这种地方确实有些不知所措，被潘可欣点破，别过头去，不与她搭话。潘可欣道：“好了，那天我对你的态度不好，是我错了。今天我是特意向你道歉呢。韩大侦探可不可以赏脸喝一杯啊？”

韩峰接过酒，“你怎么能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？”让他更奇怪的是，潘可欣不仅可以参加，而且还可以邀请自己参加，这个保险经理人的身份很不一般啊。

潘可欣笑道：“冷伯伯没告诉你么？我父亲——”

韩峰马上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姓潘的，哦，他嘴一张，潘可欣用手指封住了他的嘴，点头表示他猜对了。韩峰问道：“为什么你要去做保险？”

潘可欣嘴一撇，“很多人都这么问。按你们的想法，我该去当大公司的CEO，是吗？哼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，我是生活在父亲的荫庇下，我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”

韩峰笑了，“看来我得重新估计你才对，还是个自立的女孩呢。”

潘可欣浅浅一笑，“我们的调查员去查过了，确实如你所说，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策划过的事故。你是对的，我那天还以为你袒护那对母子呢，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”

韩峰反而不好意思了，那事故很明显是梁兴盛骗保，他只是没有说破而已。

“我们明天就与卢芳签署赔偿协议，他们的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韩峰支吾道：“这样很好，这样很好。”

“Miss Pan！”一名绅士唤了潘可欣过去，韩峰的眼睛开始搜索。这里的客人，男的且不说，女子都是性感尤物，那个亚洲天使，有着魔鬼的身材；那个欧洲女郎，身高一米八以上，金发碧眼，肌如凝脂，那大胸脯，起码F罩杯。

韩峰选中目标，借机向那欧洲女郎靠去，他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体香，很纯，很清淡，对男性却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，他头皮一麻，暗道：“不对，这件事有些不对！”

韩峰连招呼都没和潘可欣打，就急忙退出了宴会，趁着夜色，他第二次来到事发现场。这次他在撞人的地方停留了很久，反复观察。这是个丁字形路口，街角便是路灯，从小巷正对出去便是卖衣服的小店，小店有个大大的玻璃橱窗。事发那晚，橱窗的玻璃被打碎了，梁兴盛可以用橡皮绳，一头系在小店屋顶，垂下来个橡皮人，将橡皮人放在橱窗里，橡皮绳另一头绕过路灯高处的横梁；听声音可以判断车辆的大小，看车灯可以知道车辆离路口的距离，等时机成熟，他一拉橡皮绳，便造出有人跳到路心的假象，任何稍有经验的司机都会选择拐进小巷，他就可以自己撞上去，他手一松，那橡皮绳就能带着假人飞上屋顶。若他有同谋或是告诉了妻子，将假人收拾一下，便天衣无缝了。

路灯横段有橡胶擦过的黑色痕迹，这是韩峰最先发现的证据，他没说破，是因那对母子的命运太悲惨，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。因为他发现，这件事，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！

次日下午，保险公司营业厅内，潘可欣与一名中年男子面对面坐着，潘可欣将文件

夹往那中年男子面前一推，微笑道：“林先生，你签了字，这份协议就正式生效了。你可以跟我到指定银行领取赔款。”

那林姓中年男子满意地点点头，拿起笔，准备签字。韩峰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抓住了林姓男子的笔，“对不起，您恐怕还不能签字。”

林姓男子一脸茫然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潘可欣十分不解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，韩峰？”

韩峰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就是全权代理梁兴盛事故案的律师吧？”

“不错，我叫林国强，是卢芳女士委托我全权代理她先生的索赔事宜。请问你是……”

韩峰大大咧咧地坐下来，道：“侦探韩峰。”

林国强问：“韩侦探，你认为这份协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韩峰拿起文件夹，道：“协议没有问题，不过，梁兴盛是骗保，所以，这五十万不能给卢芳女士了，真是非常抱歉。”

林国强茫然地望着潘可欣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需要你们给我个解释。”

潘可欣也是一脸茫然。韩峰不是说没有问题吗？怎么现在又来了个大转变？

韩峰将梁兴盛的作案手法复述了一遍，林国强听后哈哈大笑，“大侦探，这都是你的臆想，只是凭空猜测而已，你有何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用这种手法骗保？”

“不错，我一上午就是找证据去了。你看这个——”他拿出一个塑料口袋，里面装了几个小物件：一个带长钉的铁环，一些石屑，一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。

韩峰解释道：“这些都是在车祸现场的正对面，也就是服装店的正上方楼顶发现的。这个铁环用来拴橡皮绳的一端，我发现它的时候它被深深地钉在楼顶阳台壁。由于假人向上时速度极快，肯定与墙壁有摩擦，这些石渣上有木屑。而这个，是梁兴盛的同伙解不开橡皮绳，用刀切割留下的一截橡皮绳。”韩峰扬扬手中的东西。

林国强笑了，“就凭这些东西完全不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骗保。”

“这些只是辅助材料。梁兴盛用手紧握橡皮绳，他的手心肯定留下了勒痕，你想不想跟我去验尸啊？还有，他将衣橱打破，将假人放进衣橱，脚底会有玻璃碴，而玻璃也划破了他的身体，真是不巧得很，我有一块带血迹的玻璃，在服装店外面发现的，若是与他的血型相同，这可很难解释吧。虽然每一种证据都微不足道，不过加在一起，那就很有说服力了。当三件以上的巧合指向同一件事时，这件事便是蓄谋。”

林国强面色阴沉，“这件事，我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，我们保留起诉的权利。”说完，林国强急匆匆走了。

潘可欣问：“你怎么突然又发现了这么多疑点？”

“本来，我打算帮助那对生活困难的母子，所以没把破绽说出来，而你们的调查员也

找不到什么证据，出于同情，我撒了谎。实在是抱歉。”

“可为什么你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”

“或许是你昨晚请我参加晚宴，让我良心有所发现吧。呵呵，我要先去警局，证实自己的想法，你要不要去？”

“我还要忙别的事呢，还是你自己去吧。”

韩峰迅速赶到警局，找了冷镜寒一同到警局停尸库。冷镜寒十分不解，一路追问：“你不是说没问题么，现在怎么又有问题了？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说出来啊！”

“看了尸体再告诉你。”

尸体已经被领走了。没办法，这只是一起普通车祸，亲属有领走尸体的权利，现在恐怕尸体已经化成一捧灰了。韩峰只能看尸检报告。幸运的是，死者遗物没有被领走，据说来领尸体时，梁兴盛的家属很急，等把遗物拿出来时，那些人已经搬着尸体走了。

这一看却发现了大问题。尸解报告写得很明白，尸体肋骨断了三根，一根刺穿脾脏，大出血而亡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韩峰好不疑惑。

冷镜寒问：“怎么？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当时吴志光开的可是载满钢材的东风卡车，净载重十五吨，他超载到了四十五吨。一辆四十五吨的大卡车与一个几十公斤重的人相撞，只断了三根肋骨？难道这人的骨头是钢筋做的？这人身高一米七三，而撞他的东风车是平头的，车前有个杠，那杠的高度只有一米一二左右。人与车撞，首先发生碰撞的部位应该是最突出的部位，也就是说，那最重的撞击该在这儿——”韩峰指了指自己的腰部，“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背面撞击，这人脊骨不断裂变形是很难的。”

冷镜寒摊开手，“可是，这尸体就是这样。”

韩峰看着死者的衣物，道：“据吴志光说，死者被撞飞，现场血迹也显示，死者落地后，至少滑行了五米。但这衣服，除了背部一团血渍外，一点磨损也没有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韩峰在死者的衣物里用镊子取出一块破布样的东西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冷镜寒看了半天，“好像是——烂菜叶？”

韩峰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以拳击掌道：“好家伙，走！我们再去现场！”

冷镜寒无奈地摇摇头，“你到底搞什么名堂，又看见什么啦？”

韩峰边走边说：“是我失算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正眼瞧过这起骗保案。”

现场，梁兴盛倒下的地方，旁边就是一条极窄的小弄。这种小弄不是让人进出的，是老式的民房，供居民倒垃圾的。韩峰开始在垃圾堆里仔细寻找，冷镜寒远远看着，不知道他在找些什么。韩峰在小弄里仔细查看每一个角落，终于，他发现了，血迹！

血迹很少，隔很远才有一滴，但很有规律，血迹干涸很久了，若不是小弄没人走，很

难保存下来。韩峰从小弄里走出来时，两眼发光。冷镜寒吃了一惊，因为他知道，韩峰通常只在看见了绝世美女或者有了奇怪的案件时眼睛才会发光，越棘手的案子，他就越兴奋。而此刻，他是靠墙站的，身后不可能有美女，那么只能是韩峰发现了重大案情！

果然，韩峰拍着冷镜寒的肩，道：“老兄，准备成立个专案组吧！”

冷镜寒脸色一变，问：“这么严重？不就是一起普通的骗保案吗？”

韩峰摇头，“不！这是谋杀，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！”

冷镜寒追问：“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血迹！你马上回去帮我准备实验室，如果我得出的结论与我的推理相同，那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一起罕见的谋杀案将慢慢浮出水面。若这是真的，那么，很快便有更多的谋杀案，你先去准备一下，调派精英，准备迎接大案的到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卢芳和那孩子，现在估计已经不在原住地了，你帮我查一下。”

冷镜寒目瞪口呆。

刑侦科实验室。韩峰面前放着两个玻璃试管，分别装有玻璃碎片上洗下的血迹，地上残留的血迹。结果很快出来了，玻璃上的是O型血，地上的血迹是B型，而报告上死者的血型却是AB型的！三处不同的地方取到三种不同的血型，与韩峰的推论完全吻合，韩峰仰天长吁一口气，叹道：“太精彩了！”

国道上，一辆奔驰正急速前进。林政坐在后座，架着二郎腿，正满意地欣赏窗外的风景。他今年四十五岁，刚当选H市十佳杰出青年，名牌金丝眼镜和一身名牌西服彰显着他的地位和财富。恒福银行H分行行长，恒福银行董事，H市书画协会副会长，H市爱婴慈善基金会主席，华人富豪榜排名第六百七十三位，这些称号足以让他满意。年富力强，正值壮年，金钱，地位，该有的他都有了，可他的眼神，却多少有些忧郁。

奔驰突然颠簸起来，林政怒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司机小王无辜地道：“前面路上，不知道被谁撒满了碎煤渣。”

“每次都给你说，别把汽车轮胎的气加那么满，你就是不听，开慢些！”

“是。”小王减慢了车速。林政的心情本来就on不好，这一颠簸，心情更恶劣，心想：“究竟是什么事呢？为什么要让我走这条路？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”突然，他觉得真皮坐垫变得炙热起来，他问道：“小王，是不是空调坏了？怎么这么热？”

小王回答道：“我没有感觉到热啊。”

“轰！”一声巨响后，那辆奔驰车就像朵鲜花般绽放了！

## 第二章 ◎ 重案组成立

在冷镜寒的办公室，韩峰坐他对面，潘可欣坐在一旁。冷镜寒道：“说吧，成立个专案组可不是件小事，告诉我们，你发现了什么，怎么就从一起骗保案变成一起谋杀案了？”

韩峰看看潘可欣，她是来找韩峰的，因为骗保案还没有结论。韩峰道：“这事我们得从头说起。深夜，一个醉酒的司机，驾车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人在路当中，那种情况下，稍有经验的司机都会拐向一旁，而正巧一旁有条小巷，这样司机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刹车了。谁知道，小巷里有另一个人，不巧被撞了个正着。那人当场殒命，卡车司机报了案，现在的问题是，那个先出现在路中迫使卡车司机改变方向的人，到哪里去了？”

冷镜寒看着韩峰，“或许那人是背对着卡车，所以没有注意身后发生的事。”

“除非那人又聋又瞎，否则不会不知道身后有大卡车冲来。那种情况下，正常人都会去事发现场看一看，可事实是，那人突然出现后，就再也没露面了。”

“这就是疑点？”潘可欣问。

“不错，我就是从这个人想到梁兴盛的骗保手法的。我到现场第一眼，就在梁兴盛可能站立被撞的地方，一条线望过去，可以看见路灯的横杆，对面的服装店，以及对面五层的楼顶。这样，利用假人制造车祸的骗保手法就很清晰了。而事后我去楼顶，也发现了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几乎已经认定这就是一起骗保案了。”

潘可欣道：“可你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啊？”

冷镜寒也道：“是啊，你只告诉我说没有发现。”

韩峰吐吐舌头，对潘可欣说：“你还记得我让你带我去看死者亲属吗？”

潘可欣点点头。韩峰道：“当时你那么紧张，就是怕我知道那母子俩的窘境吧？”

潘可欣回答：“梁兴盛出事后，我们需要第一时间找到受益者，了解他的基本情况。我见过卢芳后，感觉别人恐怕也会同情这母子俩，这对我们的骗保调查取证很不利。”

“我正是被他们的情况所影响，五十万对你们保险公司来说，只是小数字，可对那母子二人来说，就是改变一生的转折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？”冷镜寒问。

“还是因为潘小姐。昨晚她向我致歉，邀请我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晚宴。我第一次见卢芳时，她身上有一股清新的体香，那种香味很能吸引男性。我当时没有在意，可是昨晚，我在一名外籍女士身上，闻到了同样的味道。我当时就回忆起来，这是法国的巴蒂斯香



水,市场售价高达四十九美元一克。试想,一位女子用的香水比黄金还贵,怎么可能是居住在平民区的弱势群体?”

冷镜寒与潘可欣面面相觑,没想到韩峰是从这样的细微处发现了破绽。韩峰继续说:“虽然她身上的香味很淡,但是还没有完全消散,我断定,她停止使用那种香水,不会超过三天,也就是梁兴盛死后,他们才到那小破屋去的。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,我们都是听卢芳告诉我们的,事实上没有任何取证,对不对?”

潘可欣点头:“这样的事,谁也没理由去怀疑的。”

韩峰道:“他们正是利用了我们同情弱者的心理,让我们不去怀疑。而今天上午,我再那里时,已人去楼空。我马上赶到保险公司,正好看到那位林律师与潘小姐商谈协议。试问,卢芳文化程度不高,靠捡垃圾为生,她怎么知道并且能聘请一位资深律师来帮她办理协议呢?这又是另一处破绽。”

冷镜寒质疑:“这只能说明他们精心设计了一起骗保案,也不能与谋杀扯上关系啊?”

“若不是我再去看尸体,恐怕我也想不到这是一起谋杀。尸检报告与实际撞车的情形有很大出入。从死者的遗物中发现的烂菜叶,使我想到了路旁的垃圾胡同,我去现场时,在那小弄里发现了血迹。这说明什么问题?”

冷镜寒想了想,怒道:“好小子,你有话就一次说完!”

“看看这个!”韩峰将三份血型报告单摆在桌上。冷镜寒问:“怎么回事?”

“三份血型,分别来自服装店的碎玻璃,死者躺过的地面,以及死者本人。”韩峰回答。

冷镜寒眉毛拧在一起,韩峰道:“这说明,砸碎服装店的是一个人,在地上留下血迹的是另一个人,而梁兴盛,只是在那里躺过一次。”

潘可欣一脸苦恼相,嘟囔着:“都说的什么啊?听得我头都大了。”

韩峰快语连珠,“从这一点,就可以推翻我前面的所有推论,表明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谋杀。我甚至可以追溯到吴志光与他的好朋友见面。如果凶手事先就知道吴志光要运钢材,而且知道他走的路线,就安排他的好朋友与他见面,让他醉酒,然后在丁字路口安排个人突然出现,让司机改变方向,将小巷里的人撞死。这样推论的话,那么这名凶手必须准确地把握司机出现的时间,以及小巷里的人刚好走到那路口的位置和时间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,都无法进行得如此精确,这与计算导弹航线相比,丝毫不差。”他扳着指头,“疲劳驾驶,酒后驾车,开夜车,超载,这样就会让事故发生起来更自然,更不容易引起人怀疑,这个计划很巧妙啊!”

冷镜寒疑惑,“为了五十万的保额,至于吗?”

韩峰气急败坏,“你怎么还没听明白,那天晚上被撞的是另一个人。当时吴志光返回路口,去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,那时他是看不到出事的这个地方的。而这一段时间,尸体被人换了。这就是小弄里出现血迹,而地上的血迹与尸体的血迹不符的原因。五十万的